

老鼠滿街，那麼可能喊打的是老鼠，挨打的卻是人！

第二、中國人一向自以為是「龍的傳人」。這可以是一種自我期許，也可以是自我膨脹。依我的研究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，是自我膨脹。現代中國人的這副德行，確切地說，絕不是「龍的傳人」，而是「鼠的傳人」。

最後，順便要說，我一直有兩個遺憾。一是我雖對老鼠非常有研究，也了解很深，卻始終想不出滅除老鼠的好方法；二是我一向發誓，不管是肥是瘦，絕不做老鼠。然而，讓人懊惱的是，我生肖屬鼠。君子非但誓不為鼠，就是和老鼠扯上關係，也是可恥的事呀！你以為然否？

——原載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三日《聯合報》副刊

收入九歌出版社《智慧就是太陽》

不知終站的列車

1

射殺兩隻瘋狂追咬著我的狼犬，在血腥氣味中醒來。如鼓擂動的心跳當真不假，這就叫我無從確辨夢與非夢的界域了。

一時之間，什麼都不明確。我還記得是在一列火車上，車廂滿坐著乘客。窗外有一場暴雨將至，密雲遮天，幽暗中透些微弱的光影，照著端坐不動的乘客。他們都沒有臉孔，整個頭顱像一顆大理石雕成的巨蛋。

「你們是誰？」一切寂然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一切寂然。

我看到一個戴著列車長制帽的男人從前端門口走來。他竟然全身赤裸，胯間垂懸著累累如果實的陽物。

「這列車要開往那裏？」他擦身而過，沒有回答。

這列車要開往那裏？

這列車要開往那裏！

這列車要開往那裏！！

我抱著頭，焦慮地蹲踞下來。等到再抬頭時，我的眼睛乍然遭遇四把火炬，不知從那裏冒出來的兩隻大狼犬，正兇狠地瞪視著我。在我還沒開口之前，牠們已撲了過來。我拚命奔逃，聲嘶力竭地呼救，一個車廂穿過一個車廂，但一切寂然。在緊急中，那個戴著列車長制帽而全身赤裸的男人站在最後一節車廂的盡頭，漠然地遞給我一把獵槍。

一時之間，什麼都不明確。甚至，此刻置身何地，猶自恍惚。在眼睛未及睜開之前，一束接一束反覆轟隆的聲音，已不容拒絕地擠入耳道：這是鐵輪軌的律響。

我真的在列車裏嗎？這列車要開往那裏？那兩隻狼犬被誰支使，為什麼要咬我？

當我拉開眼皮，不斷向後飛退的影像，讓我確定在某一列車上，這是真的！但我在什麼地方？列車要開往那裏？恍惚間，還是弄不清。幾年來，一夢初醒，經常都會有這樣的錯覺。我早已不再是一棵盤根的榕樹。

在我意識逐漸確辨了夢與非夢的界域，看清眼前熟悉而又帶著陌生的山川，竟然強烈地想起遠方的母親。

多日之前，在第九次遷移的屋裏，那是單身的么弟與父母未分的居所：但是，兩個忙於口腹

之需，為錢奔走的男人，卻經常徹夜沒有回宿。我去探望母親。看完八點檔的連續劇，她便就寢了。

衰老的母親躺在一張彷彿曠野的大床上，並不很在意我有沒有回應，只是無歇地訴說：你們小的時候，全家七口睡一張板鋪，擠一牀老舊的棉被；現在你們都長大了，一張彈簧床，一牀新軟的棉被，卻只睡了我一個人。家裏經常只有電視機的聲音……。

我陡然有些哽咽，一直沒有答腔。朦朧間，不知母親什麼時候停止了自語，也不知我什麼時候睡著。半夜醒來，一時之間，竟又不知自己身在何方！

近來，吾兒忽然問我：「爸爸，我是那裏人？」這問題，竟爾難以回答。我出生於丁縣，在那兒過了窮苦而快樂的童年。然後，搬到繁華得讓人窒息的丁城，讀書、工作、娶妻、生子，耗了三十多年，至少遷移七、八次家。如今，攜著妻兒，告別丁城，又落籍在人們視為偏遠的耳縣。我是那裏人？吾兒的疑惑，能如何解答！什麼都不明確。

2

車窗是一只無法對焦的鏡頭，不斷變換著追攝的景物。儘管來來回回許多趟，我仍然未曾認識它們，什麼都不明確，甚至途中許多村鎮的名字，至今還沒有弄清楚。不過，在這片陌生中，卻始終有一種熟悉的感覺，那是眼前山川的基調，大塊大塊而層層疊疊的翠綠之間，散佈著被水泥業者恣意挖掘的瘡疤，袒揚的岩土，總讓我想到猩猩在茸茸體毛中暴露的屁股。每次從車窗看

這片山川，都覺得它是那樣美麗、混亂而悲涼。

這樣的感覺，在日縣的許多地方，時常會被擦撥起來。日縣火車站前，有一方如清秀佳人的小公園。我不識其名的幾排花樹，三月間便怒放著鵝黃、赭紅、雪白的種種細蕊。半個多月前，公園一角的花樹下，突兀地矗起幾座巨大的鴿子籠。群鴿襯著藍空飛翔的時候，籠間也飄散著如絮的鴿毛，以及陣陣鴿糞的惡臭。

誰有特權在這裏養鴿子？不是站長的小娘子，便是環保局長的姘婦吧！

每次經過，眼前這種詭異的景象，都會引起美麗、混亂而悲涼的感覺。但是，我的女人就不僅這樣罷了：她臉色非常愠怒，眼光如火地燒向盤空的鴿群。鴿糞是某種腦膜炎的病媒，染之必死。許多年前，她有一個好朋友，便因此而壯年夭歿，讓她痛心不已。這也就難怪她視養鴿者如寇讎了。

「我們雖有土地，卻很少有人把它當作家鄉！」她經常忿忿的這樣說。

3

當我從窗外群峯間收回眼睛，側頭便看到另類山巒。吾兒在七歲時就已經知道：「世界上有三座富士山。一座在日本，兩座在媽媽的胸前。」

身旁僅隔一條椅子扶把，是個刻意將性感寫在臉上的女人，無袖而緊身的T恤，逼得乳房聳如富士山峯。她微閉雙目，但我敏銳地察覺到她並沒有睡著。

我的眼光急速地掃過她的乳房，卻警惕地不敢略作停留。被告「性騷擾」，人們絕不會以「食色性也」的理由去原諒他。近來，這類案件時常發生，大多是由嘴巴、手腳惹來的禍事。然而，或許有一天，不會說話也不會撫摸的「眼睛」，可能同樣會惹禍。

假如，我們在兩性遭遇之間，還能勉強全身而退，那是因為電腦還沒有發展到可以解讀人們心中的念頭。否則，在許多公共場所，縱使綁住手腳、戴上口罩和眼罩，也可能成為「性騷擾」的被告者。而且，諸多被告，未必都是男人。

我迅速端正視線，臉色肅穆。坦白說，人們面對「性」事，從來都沒有說過真話。被說出來與被寫出來的，差不多全是謊言。其中，只有一句是真的：「我要和你（妳）做愛。」

不久，我們開始相互試探性的搭訕。我臨時捏造了一個假名，當然也無從確定她告訴我的名字是不是真的。但這並不重要，反正什麼都不明確。

「府上是那裏？」我習慣地維持著文明的談吐。

「你問的是我的籍貫？出生地？還是現在住的地方？」她有些狡獪卻又頗為認真的回答。

這個回答卻讓我為之陷入了迷惘。只有籍貫，沒有真正的「鄉」，難道許多人都是這樣？我的眼睛又移到窗外，車行不知到了那裏？山川依然是美麗、混亂而悲涼。

4

每個乘客的臉孔都像大理石所雕成，他們沒有哀傷、沒有歡愉，只是淡漠。同車乘客，是一

種很奇異的組合，肢體相當親近，心靈卻又完全陌生。

他們是誰？但我並不知道他們是誰。這時代，沒有誰真正知道誰是誰。

他們要到那裏去？但我並不知道他們要到那裏去。許多人都沒有真正的「鄉」。

列車，在這不停奔馳而擁擠的空間裏，似乎什麼都不明確。

某一年除夕的夜晚，我如舟暫泊在下鎮的一戶農舍。屋裏是一對浪跡的男女，賃居於此。年夜飯後，熄燈是爲了嗜愛黑暗的寧謐。我們排坐在簷下的台階，一時都陷入沉默。眼前不遠處，就是冷清的車站。我定定地看著一列火車緩緩地駛過，在無邊的黑暗中，一格一格透著燈光的車窗，剪貼著凝然不動的人影。已經是團圓之夜了，他們還要趕路去那裏？我彷彿看到滿載沉重的鄉愁。

乘客們對於窗外的山川頗乏興趣。瞌睡、看報、吃零嘴、玩弄「隨身聽」，是他們聊以消遣的方式。不知什麼時候，鄰座兩個男人開始談論起如火燎原的選情。選舉最大的趣味，是讓我們得以一窺政客們的隱私。有人在外面藏了私生子；有人在家裏打老婆；有人嗜愛收紅包……。

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。許多閉著眼睛而漠然的臉孔，逐漸地熱絡了起來，不管認識或不認識，便與鄰座談起這個讓人沸騰的話題。不久，瀰天蓋地的聲浪，幾乎淹沒了鐵輪軌的律響。

「每位候選人都說，他們不是爲了個人的權力，你相信嗎？」一個膚色有些黝黑的年輕人，激動地問鄰座的乘客。車廂裏，突然眾聲停歇，一片寂然。

列車長就在這個時候，從前端推門進來，開始驗票。他是這列車上最有權力的人。我奇怪地

看到他赤裸著全身，膀間垂懸著纍纍如果實的陽物，狼犬什麼時候會衝進來！恐懼如春草蔓生。一時之間，我竟又無法確辨夢與非夢的界域了。

突然列車緊急地煞住。前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眾人焦慮地等候著答案。不久，列車長宣布：「不遠的前方，有一列滿載石化物品的貨車起火燃燒。什麼時候恢復通車，還不明確！」

我拉著鄰座那個女子的手，跟著躁急的群眾下車，便看到前方不遠，果是漫天的煙霧與火光。

一時之間，什麼都不明確。我真的搭上不知終站的列車嗎？這究竟是夢或非夢？已無從辨識了。

後記

這一系列車之中，那個不知終站的「我」，在丁城某賓館與車上邂逅的女子做愛多次，被告「通姦」。三個月後自殺身亡，遺囑簡單幾句話：「我們活著，只有籍貫，沒有家鄉。除了性、金錢與權力，沒有別的希望！」

——原載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國時報《人間》副刊